

# 书 品

(2007年第6辑)

徐俊 主编

中华书局

---

## 学林忆往

- 向达(遗稿) 悼乔大壮先生 3
- 何孔敬 朱德熙和他的师友 7
- 曹 震 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对于青木正儿  
《支那近世戏曲史》的接受与批评 12

## 专题书评

- 彭庆生 选目精当 校注精审  
——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 17
- 陈高华 元刻本《至正条格》的发现 23

## 序跋录

- 王欣夫(遗稿) 《顾千里集》前言 30
- 郑宜秀 《王仲荦著作集》前记 35
- 扬之水 《看图说瓷》序 38

## 评书论学

- 刘焕性 历史研究需要感觉和想象 40
- 张 戩 但求活个明白  
——读《顺生论》 43
- 赵安民 书事怀旧与书业忧患  
——《旧书业的郁闷》读后 49
- 吴 敢 也说“中国戏剧学史”  
——评《20 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 55

邸晓平	令人耳目一新的元杂剧研究著作 ——读《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	63
傅建忠	经学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力作 ——评《宋代疑经研究》	67
<b>读书札记</b>		
吴宗海	“呼卢喝雉”的最早用例	71
聂鸿音 孙伯君	《解释歌义》的作者玄髓	73
<b>商榷篇</b>		
徐时仪	《学林》点校拾零	75
徐 泳	李开先《闲居集》标点商榷二则	85
<b>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12</b>		
顾颉刚先生	《史记》及三家注校证计划	87
<b>书苑撷英</b>		
辛更儒	《杨万里集笺校》	
前田哲男	《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	
吴相湘	《三生有幸》	
何孔敬	《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王丽堂	《扬州评话王派水浒·石秀》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徐 俊      副主编：沈致金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 彦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电话：(010)6345823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 悼乔大壮先生

● 向达(遗稿)

## 前 记

在《书品》2006年第3辑中,我曾发表了向达先生一篇未为人知的佚文《怀章俊之》。当时我原想将这篇《悼乔大壮先生》也一起刊出,但考虑到《悼》文的题目曾见于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阎文儒、陈玉龙编)中的《向达先生著译系年·未刊论文目录》(阎万钧编)内,我想向先生的嫡系弟子中今天可能仍藏有此稿,最好由他们公开发表。但一年过去了,并未见有任何消息。今年适逢向先生逝世40周年,也是乔大壮先生逝世60周年,为了纪念两位先贤(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乔先生则在1948年从台湾突然返回苏州投水自尽),现将此文再交《书品》刊出。

向先生此稿写于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原署名为“方回”,这是向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短文时用的笔名。这时向先生已在北平任北大教授。在这年的上半年间,向先生接受了南京博物院之邀,筹备到台湾去举办故宫博物院文物展览。抗战胜利后,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当时许多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到台湾去投入普及文化教育、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以肃清日占时期推行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向先生此文中的乔大壮、许季葦、台静农等就是那时候赴台的。由向先生陪同到台北展出的故宫博物院展品,后来也可能被留在台湾,成为后来新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此文反映了大陆与台湾在文化认同上亲如一家的情况,也是一份难得的文献史料。

谢方谨记

2007年8月30日

当新旧两个时代交替之际，在其间最为感觉徬徨苦闷的，大约要数所谓知识分子了。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一派对于旧的既不胜其留恋，对于新的又不胜其疑惧，徬徨无所适从。于是意志脆弱的便醇酒妇人终世，而意志坚强的便干脆自了其生。如王静安先生即是属于后一流的人，所以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义无再辱”！还有一派对于旧的也是不满，可是他没有力量改善旧的，也没有勇气接受新的，始终在矛盾中过日子。不幸在这徬徨的路上受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刺激，无法调和这种矛盾，而自己又良知未泯，在这时候，便也只有将这无可奈何的生命干脆了结。乔大壮先生之死，可以归入这一类型。

大壮先生，四川华阳人，诗词文章以及刊镌图章俱卓然成一家，字学褚登善，极为清俊。五短身材，一把大胡子，喜欢喝酒，一杯在手，滔滔不绝。但他之于酒也有一个分寸，逢到不相投合的人，可以滴酒不沾。平生尚意气，好打不平，往往为着朋友的事，可以与人拍案而起，是一个典型的山岳地带的人。

我以前不认识他，俞大纲、曾络杰两先生和他很熟，谊兼师友。我从俞、曾两先生处得知他的大概。卅五年他在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卅六年秋后转到台湾大学。今年春天，许季萋先生在台北死于非命，他遂任台大国文系主任。三月间我因事到台湾去，一住二十几天，才常常见到他。一班朋友都尊之为乔老。

记得一次在台静农先生家里吃饭，饭后他来了，喝了一杯寡酒，很得意地说，他最近得到一个古本《李义山集》，其中《隋宫》一首七绝，与通行本有十二字不同，《隋宫》一诗的原文是：

紫泉宫殿 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阳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我于李义山诗不熟，他所说的十二字不同只记得“地下若逢陈后主”一句，“陈后主”三字在大壮先生的古本中作“袁世凯”云云。他

对于时事也不胜感慨系之。当时他又说他有一副对联送××大会堂(谢接:即南京的“国民大会堂”),联云:

费国民血汗已?亿,  
集天下混蛋于一堂!

以后在台湾还见到他好几次,也听到他不少的牢骚愤激的话语。他喜欢喝酒,喜欢发牢骚,但是待人却非常客气。我们到台湾时候,他远远的从台北跑到基隆来接。到台北后,又来寓所相看,每次总是衣冠整齐,绝无一般旧式文人落拓不羁之概。他有很深厚的感情,但也有很深厚的修养和礼貌。

四月初回到南京,忙于自己的事,不曾同他通信。四月底见到魏建功先生,知道台大将有人事上的变化,而“乔老可以无他”,也就为之释然。六月间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他到了南京,却又匆匆的走了。当时虽不胜怅惘,却总以为不难再见。因为他不过五十几岁,身体看来不坏。我自己在当时还打算再到台湾去,则后会自然是有的了。想不到人间的事往往不由人去打算。

七月底我决定回北平,七月三日到上海,住在徐森玉先生的家里。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左右,大约四点过一点,森玉先生告诉我,大壮先生的女公子来找他,说是他的父亲留下遗书出走,要去自杀,求森玉先生帮忙寻找。我们都为之大吃一惊。森玉先生于是到处通电话找人打听寻访,都说没有看见。一连忙了两天,五日晚上接到苏州的长途电话,证实大壮先生于三日下午在苏州阊门外梅村桥投水自杀。森玉先生放下电话,只是叹气。

森玉先生说,大壮先生于三日上午来看过他,谈了不少的话。大壮先生有两位公子都在空军轰炸大队里供职,在抗战期间也立过战功。大壮先生那天表示,他的两位公子服务空军,抗战时打击敌人,分所当然。抗战结束,却来轰炸自己人,实在是杀业深重;他于“杀业深重”的话,重复几遍。

他此次到南京去大概总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在苏州留的遗书上有一句说在南京如听×××先生之劝,即住彼家,则不致有今日

云云，可见一斑。他曾劝人少到南京去，少与衮衮诸公往来，最好是去台湾暂住，与时隔绝。在台湾时一些朋友也曾这样劝过他。想不到他自己上了当，回头来劝人，而他自己却赴清流以了残生！

我与大壮先生相识不久，所知甚少，追述平生，自然简略。如今再举一件小事：他是前清译学馆的学生，学的是法文。译学馆馆址即今国立北京大学第三院，在北河沿。现在译学馆毕业的学生，北京大学承认为北大的校友，可是在民国初年北大曾有一度不承认译学馆学生为北大校友的小小误会。大壮先生因此不愿参加各地的北大校友会，每逢邀请，总推故不去。这虽是小事，也可看出他之为人好负气，不肯依傍门户。

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谓读书人，本来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阶层。一到离乱之际，便增加了他们的迷惘与徬徨。在以前不过改朝易姓，进退之间不算太困难，贰臣、殉节、隐逸，尚有三窟可逃。到了今日，已经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留连过去，怀疑未来，或者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却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除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自解。

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内行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王、乔两位先生之死是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遇”者，生不逢辰之谓也！自然，在新旧交替之际，知识分子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鲁迅、闻一多的路。但是今日一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便似乎有罪，尚复何言！

卅七，八，十七于故都东城

# 朱德熙和他的师友<sup>\*</sup>

● 何孔敬

## 沈从文先生

沈从文先生是曾祺的老师，德熙作为曾祺的同窗挚友，也很敬重沈先生。

40年代初，沈先生一家住在昆明远郊的呈贡县。曾祺出城去看先生，常叫上德熙。一次，带上了我。到呈贡县城，必得坐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不知钻了多少洞，沿途山山水水，农舍点点，树木葱茏，花草相间，才知道出了城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到了先生家，师母开的门，笑嘻嘻地说：“今天是哪阵风把你们吹来的。”先生笑眯眯地在书房接待我们。先生和曾祺、德熙聊天，他的话带有浓重的湘西口音，嗓音低沉。我坐在一旁，先生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80年代初，一天曾祺来电话，对德熙说：“沈先生病了，你和孔敬来看看先生。”我俩马上赶到先生家。师母和曾祺、松卿围着坐在藤椅上的先生说话。师母俯首告诉先生说：“德熙来看你了。”德熙拉了我凑近先生说：“沈先生，我和孔敬来看你。你的病情好些了么？”先生看着德熙，说：“吃了中药，很见效。”当时，有位青年中医大夫，自信能治好沈先生的病，正住在先生家中负责治疗。在师母的介绍推荐下，大夫也给曾祺、德熙把脉开了药方。

---

\* 本文选自朱德熙先生夫人何孔敬先生的新作《长相思——朱德熙其人》，篇名为编者所加。

## 邵循正先生

邵循正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西南联大时，德熙常去听先生的课。从联大到清华、北大，师生关系没有断过。文化大革命前夕，先生一家三口，忽然由教授区东大地，搬来新区中关村三公寓住，成了我们一家五口的好邻居。邵先生住二层楼，我家住四层楼。

北大文化大革命开始，历史系最先受到冲击，邵先生自然也成了被斗争的对象“靠边站”。

深秋的一天深夜，我和德熙听到突来的敲门声，吓坏了，以为是红卫兵抄家来了。德熙战战兢兢去开门，我紧跟他后面。他回头来说：“你到里屋去，不要跟着我。”我了解他的意思，是怕红卫兵打人。有事他一人承担。

我抢在德熙头里去把门开了，开门一看，不是红卫兵，而是德熙的老师邵先生。原来，老先生深夜是来找香烟的，虚惊一场。先生的香烟，被夫人郑逊搜到了，不知藏到何处。先生找不到香烟，无法深夜工作，只好上楼来找学生要香烟。

邵太太发现先生的香烟抽得少了，非常高兴，楼道里遇见我，笑嘻嘻地和我说：“孔敬，你知道么，先生近来很少抽香烟了。我藏过的香烟，邵先生没有找到。”我听了，心里暗自好笑：精明的邵太太，还是斗不过聪明的邵先生。邵太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邵先生还会到四楼来找他的学生要香烟抽。

邵先生深夜来访，师生两人坐在沙发椅里，边喝朗姆酒，边抽香烟。邵先生愁云满面，问德熙说：“你们中文系是不是也停课搞运动？国家花许多钱培养学生，百年树人，学生不念书光搞运动，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德熙顾左右而言他，问先生道：“你以为朗姆酒如何？”引来先生一段小故事。先生讲起他出访外蒙古，那里有种酒，叫马奶子酒，非常好喝。这叫我想起了保加利亚的酸牛奶，垂涎三尺。

德熙和邵先生的关系不一般。

## 汪曾祺二三事

### 门牙没了还能吹吗

80年代，德熙和曾祺来往相当频繁。

有回曾祺和松卿来了。刚好德熙由昆明出差回来，带回一大块昆明的宣威火腿。德熙关照我说：“孔敬，今天曾祺来了，切块火腿蒸蒸，给曾祺下酒。”

想不到曾祺就了火腿喝了大半瓶洋酒和大半瓶茅台酒。松卿发话了，说：“曾祺呐！我看你够了，不要再喝了。”德熙说：“曾祺喝酒很少喝醉，就由曾祺喝吧！”

曾祺边喝酒，边抽香烟，边和德熙谈天。两人谈着谈着，谈到昆曲上来了。曾祺冲我一笑，问我说：“孔敬，你和德熙唱昆曲，最喜欢哪出戏？”这一问，问得我面红耳赤地说不出话来。德熙说：“她会《游园惊梦》。我去拿笛子。你吹，由孔敬来唱。”曾祺说：“多年不吹笛子不说，门牙没了，还能吹吗？试试看。”曾祺试吹了笛子，笑嘻嘻地说：“奇怪，门牙没有了，还能吹。”

曾祺不看曲谱 了一出《惊梦》。虽然我把《惊梦》唱下来了，远远不及曾祺的笛子好听。我说：“曾祺，你门牙没有了，笛子吹得非常好听。我有门牙，却唱不好昆曲。”曾祺却来了句鼓励我的话，说：“开口唱就好。”

### 一包干巴菌

只记得是酷热夏天的一个头午，有人敲我家的大门。德熙到学校去给学生上课去了。如果他在家，必是他去开门。

我开了大门一看，门口站着的是汪曾祺，不免大吃一惊地问：“曾祺，这么早到北大来有事么？”

曾祺笑了说：“我是昆明出差刚由机场回来，顺路给德熙送干巴菌来。”

“唉呀！真不巧，德熙去学校上课了，你请屋里来喝杯茶再走。”

“那我就不等德熙了，司机在楼下等着我哩！”

我接过曾祺手中那一大包的干巴菌说：“曾祺，你把干巴菌都给了德熙，你一家人吃什么？”

曾祺说：“我今回去，松卿又不会做，天气太热，再折腾，干巴菌全烂了。”

我又说：“那就明天你和松卿一同来，和德熙喝酒，干巴菌是下酒的好菜。”

曾祺两眼盯着我说：“明天不出门了，我要在家好好地休息休息。”

我捧着那一大包干巴菌，没奈何地说：“千里迢迢，大老远地给德熙送来干巴菌，多不好意思。”

曾祺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曾祺说完了这句话，又说：“孔敬，我得走了，改日和松卿再来看你们。”

曾祺下了楼，我才想起还没有和曾祺说声谢谢的话，糟糕不糟糕。

## 曾祺的信和画

1991年，德熙刚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文系讲学，曾祺给德熙来了一封迟到的信，说：

梦中喝得长江水，老去犹为孺子牛。陌上花开今一度，翩然何日赋归休？

又说：

能早日回来，还是早回来吧。老是在外国，实在不是个事。我前年到美国，第二天就想回来。

北京情况还可以。

我病后精力稍减而食量增加，亦怪。每天上午还能写千把字，“准风月谈”耳。每有会，皆托病不去，亦少与人谈话，不会招来麻烦。

要说的话很多，等你明春回来时再谈吧。

即候旅安！

曾祺

5月14日

曾祺哪里知道，1991年下半年，德熙经斯坦福医学院诊断，确诊为肺癌晚期，已经回不去了。仅只半年，就撒手人寰，德熙有许多事还没有完成。他是带了莫大遗憾离开人间的。

德熙在美国谢世不久，收到曾祺夫人施松卿的一封信，信中说：“曾祺一天夜晚在书房里，都以为他在写作。忽然听到曾祺在书房里放声大哭，把我们吓坏了，我们到书房里一看，只见书桌上摊开了一幅刚画好的画。画的左边写的是‘遥寄德熙’，下款写的是‘泪水难禁’。”德熙在地下有知，一准也是泪水难禁。

曾祺过世后，他的二闺女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这幅画，交给了我。我将这幅画请人装裱后挂在德熙书房里作为纪念。

（《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何孔敬著，中华书局2007年10月，36元）

---

## · 书苑撷英 ·

《三生有幸》，吴相湘著，中华书局2007年10月，定价38元。

本书为9月21日刚刚辞世的著名史学家吴相湘（1914～2007）之长篇回忆录。吴相湘生于湖南常德旧家，七七事变前夕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抗战期间投笔从戎。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教授，足履遍及日本、韩国、东南亚与欧美各国，阅历丰厚，交游广阔。

本书讲述作者大半生读书、从军、执教、游历、著述等方面的如烟往事，其间叙及与孟森、胡适、姚从吾、余嘉锡、马衡、傅斯年、陈受颐、蒋梦麟、蒋廷黻、左舜生、周策纵、全汉昇等学者的交往，对近现代诸多中国史事，尤其是抗战史实有独到的见解。作者是李敖就读于台大时的老师，书中亦有专节文字提及李敖。

在这部长篇回忆录中，作者以史家诚实畅达之笔，将个人悲欢与家国忧患、人事纠葛与政治波澜、师友交契与亲子深情、耆老故实与旧京新影一一汇集，民初社会的风尚、文化古城的熏陶、抗战烽火的锤炼、异国旅行的见闻，如老照片一般，再现于读者面前。

（李世文）

# 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对于青木正儿 《支那近世戏曲史》的接受与批评

● 曹 震

日皇大正十五年(1926),39岁的青木正儿,在《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上发表了他的中国戏曲史研究论文《自昆曲至皮黄调之推移》;次年,另一篇中国戏曲史研究论文《南北曲源流考》发表于《狩野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1930年,青木氏将这两篇论文合并,题以《支那近世戏曲史》交付出版,时任教于东北帝国大学。“前前后后要费二十年的工夫(据作者自序里所说),才完成这部作品”。

民国时期,中国学界第一个介绍青木正儿《支那近世戏曲史》一书的,据我所知是陈子展。1930年9月25日,陈子展撰文《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发表在当年出版的《现代文学》杂志上。赞誉此书“不能不算是叙述中国近代戏曲之变迁的第一部好书”,尤其是乾隆以后的戏曲史,“很为详尽精当”。有意思的是,陈子展特别提到,青木“原书正价日金七圆,又禁汉译”。

1931年2月,陈子展的朋友郑震,“足足费去了一星期的光阴”阅读完青木氏此书后,在《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世戏曲史〉》的书评。文中首先肯定了此书的价值:

以一个异邦的人,能够做这样系统的研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部书的特点:第一,全书的收料丰富。……第二,编法按照年代,有很整齐的系统。……第三,本书名是《中国近世戏曲史》,而于明以前的戏曲,也有相当的论述,更追溯到宋以前的戏曲的远源,使读者对于中国全般的戏曲史

有相当的了解。……第四，书中各处部分的考证……有许多都相当的有意义。第五，关于乐曲之逐代的变革，有相当的说明，可以使读者约略知道古来舞台上演奏的大概。……第六，全部书的结构繁简适中。

自然也少不了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包括以下几方面：

“对于原始集团歌舞的由来，并未叙及，这或者是作者的疏忽处”；

“以‘巫之舞’和‘倡优之舞’并列，认为是平行的两个系统，我以为这是错误的地方”；

“作者青木先生，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一切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历史嬗变的法则，都是盲目的，作者自然也不能例外”；

“本书于叙述每篇作品的梗概之后，并附以历来批评者的评语——这一点在我认为是丝毫没有附加的必要”。

打破所谓“禁汉译”的，也正是郑震。1933年1月，郑氏推出了青木此书的第一种中译本，题《中国近代戏曲史》，交由北新书局出版。当郑氏向陈子展求序时，陈便将三年前写的那篇介绍文字，小改了几处以充数，便是我们现在可见的郑译本陈序。郑氏在《编译略例》里也老实交待，“本书系节译……并参以自己的意见而成。因此，本书和原书不免大有出入”。

郑译本问世的当年，杜颖陶化名为“槩”，在《剧学月刊》上发表了书评《中国近代戏曲史》。杜氏对郑译本的观感不佳，首先是因对于青木的原著评价不高，认为：

外国人……的确有些地方，因为风土人情的隔膜，终究不如本国人了解的深刻。……这部书只可说是一部中国戏曲史料的汇刊……对于某腔某派的来源和兴衰，既乏深刻的考证，而对于影响和流变，又无详细的阐述。只于满纸上拥挤着许多引证来的文字而已。

又说：

戏曲史并不是戏剧史，戏曲史是以剧本为中心的，戏剧史却是以舞台为中心的……青木之作，就犯了这宾主不清的毛病，时而戏曲史，时而戏剧史……是在无法解决之时，求戏剧来帮拳了。

指出了一些“显明的错误”，如宜黄腔和弋阳腔的混淆；句读错误，如“是日演《王大娘补缸》杂剧，中如看灯……”当作“是日演《王大娘补缸》，杂剧中如看灯……”（评者误以为是郑译之误，其实是青木原书就误了）。

对于郑氏的节译编译之法，评者除了对其“删去冗繁材料”的肯定之外，基本也是抱着批评的态度的。如对于郑氏将青木原书四篇“1 南北戏之由来 2 南戏复兴期 3 昆曲昌盛期 4 花部勃兴期”改为三篇“1 元明之间的南北曲 2 明清之间的昆曲 3 清之花部”，评者认为“不以戏曲的本身上时期去分期，反以政统上的朝代去分期，既牵强而又不恰当，这点上，不能不说是郑先生的失败”。

最后的结论是：“这部书不能不算是一部好书，在这缺乏的时期。”

约在 1930 年底 1931 年初，王古鲁着手翻译青木氏此书，至 1931 年 7 月脱稿。延至 1936 年 2 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为此书的第二个中译本，也是第一个全译本。题《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述，章炳麟题签，吴梅作序。

吴梅以词曲之学名于国内，序文中既肯定了原著“详博渊雅，青木君可云善读书者矣”，又赞誉了译者王古鲁“是正原文，厥功甚巨”。

1938 年 10 月，江侠庵将青木氏单篇论文《南北曲源流考》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译者叙”中，江氏指出了此书的几大特色：

- （一）著者是研究中国戏曲的专家；
- （二）著者搜罗中国戏曲专书不下数十种，挹其精液以成这书；
- （三）著者……实地研究，具有心得；

(四)著者持论,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其言论壁垒森严,确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

(五)著者观察的眼光很是宏远;

(六)著者是专门研究中国文艺的一人。

可说是一片溢美之辞。

陈子展和郑震,对于戏曲史,显然不甚精通。对于他们评价青木书中“很为详尽精当”“作者的最得意之作”的部分,十三年后,熟稔戏曲的旗人景孤血,发表了《正〈中国近代戏曲史〉中的花部戏曲之误》一文。题目中的“近代”,当作“近世”,正是景孤血的这一个笔误,导致日后陈玉堂先生编辑《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时,错误的将此文安置在郑译本的介绍之中。其实,这篇文章针对的是王古鲁译本。

据景氏认为,“青木氏对于现行的国剧,似乎实地经验者无多”,此书“关于花部的现行剧,有好多处错误得很厉害;青木氏以友邦学者,研究中国戏曲,认识容有未周,译者王君亦未改正,这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景孤血指出的青木此书的错误之处,大致有以下这些:

一是论断不当。如青木认为焦循“花部原本于元剧”之说“武断,尚未足征信”,景氏认为焦循此说“原是真话”,举了皮黄戏等舞台上流行戏渊源于元曲的例证。

二是对花部曲目乏解,尤其是同曲异名,混一出戏为两出戏。

三是对流行戏乏解。

四是剧情概述差误,如误王大娘为王月英。

五是误读引文句读。

六是剧目渊源判断错误,如误断《击鼓骂曹》源自徐文长《四声猿》。

对于王古鲁的译注,景氏认为“有时亦不合于实际”,有些青木本不误的地方,王的注文却误纠了。如关于《探亲相骂》的剧情介绍。

对于郑、王这两种中译本，青木正儿都是知悉的，证据便是青木在1942年出版的《支那文学艺术考》一书中，提到了这两部中译本，认为王氏的全译本贡献更大。根据王古鲁自述以及保存下来的青木和王古鲁之间往来信札，两人围绕此书内容的修订，长期保持互动的联系。

1954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世戏曲史》的修订版，署名“青木正儿原著，王古鲁译著”，王氏得以分享部分著作权，是因为增订版中王氏增补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和材料。至于郑译本，因为被王译本的迅速取代，以后再没有重印过。

对于中华书局版，王古鲁是十分不满意的，他在1955年8月的一篇识语中，很不客气的批评了中华书局的编印质量，所以才有了1956年1月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新版。王氏在新版识语中提到“请人校阅，经细心校核，除校出标点混乱及错别字不少外，还校出好几处原书错误我过去所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这是我必须郑重表示谢意的”，这里的“校阅”的“人”，其实就是谭正璧，不知为何隐去其名，现在恢复其名，以彰谭氏为此书做出的些许贡献。

---

### · 日本中国学文萃(第二辑)书目 ·

《万叶集》与中国文化	中西进著	24.00元
21世纪与中国文化	加藤周一著	25.00元
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	静永健著	22.00元
唐宋诗文的艺术世界	笈文生 笈久美子著	24.00元

---